

紅
閨
獅
吼
記

賢夫惡婦
第四集 紅閨獅吼記

第一回 名御史旌賢風世 悍妒婦怙惡乖倫

話說狄希陳自從與孫蘭姬相會之後。將丟掉的相思。從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婦。琴瑟調和。女貌郎才。如魚得水。那孫蘭姬就鎮日站在面前。也不免日疎日遠。爭奈那薛素姐。雖有觀音之貌。一團羅刹之心。狄希陳雖有丈夫之名。時懷鬼見閻王之懼。遇着孫蘭姬這等一個窈窕佳人。留連愛惜。怎怪得他不掛肚牽腸。將他送的那雙眠鞋。叫裁縫做了一個小小白綾面。月白絹裏。包袂將鞋包了。每日或放在袖內。或藏在腰間。但遇閒暇之時。無人之所。就拿出來再三把玩。必定就要短嘆長吁。甚而至於腮邊落淚。那孫蘭姬送的汗巾。合那挑牙。狄希陳每日袖着。一日素姐看見說道。這是誰的汗巾。拿來我看。狄希陳連忙把汗巾藏放袖內。說道。脫不了是我每日使的舊汗巾。你看他則甚。素姐說。怎麼我看你不得。我偏要看。狄希陳只得從袖中取將出來。素姐接到手內。把汗巾展開。將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內。看了一看。說道。你實說。這是誰的。你要拿瞎話支我。攪亂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。我情知合你活不成。狄希陳嚇的那臉蠟滓似的焦黃。戰戰的打牙巴骨。回不上話來。素姐見他這等腔。動了疑心。越發逼他說。狄希陳回說。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裏。娘把我的不見了。這是咱娘的汗巾。賠了我的。你查考待怎麼。素姐說。你不見汗巾。你怎麼不合我說。你這瞎話哄我。把那汗巾捲了一捲。就待往火爐裏丟。狄希陳說道。這是娘的汗巾。等他尋着了。我的還要換回去哩。你別要燒了。向素姐手

內奪去。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。在狄希陳額子上。擡了三道二分深。五寸長的血口。鮮血淋漓。狄希陳忍着疼。幸得把那汗巾奪到手內。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膊。擰大眼。搯胳膊。打嘴巴。七十二般非刑。般般演試。拷逼得狄希陳叫菩薩。叫親娘。鬧動了老狄婆子。聽得甚詳。知得甚切。料透其中情節。外邊叫道。小陳哥你拿我的汗巾子來。叫你不見了汗巾子。拿了我的去。叫人胡說亂道的。素姐屋裏說道。好該替他承認。我沒見母親的汗巾子。送給兒子做表記。狄婆子道。你休要撒騷放屁的。尋我第二頓鞭子。狄婆子發起狠來。這素姐雖是口裏還強。說到那鞭子的跟前。追想那遭的滋味。也未免軟了一半。這狄希陳虧不盡母親出了一股救兵。不致陷在柳州城裏。誰知狄希陳脫了天雷。又遭霹靂。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審問他的情由。他只伸着個頭。甚麼是答應。氣的老狄婆子說道。這們皮賊是的。怎麼怪的媳婦子打狠的。把手在狄希陳臉上。指了兩指。說道。這要是你爹這們做了這苟且。我也要打。狄希陳站了會子。始終沒說去了。素姐在屋裏家反宅亂的鬼吵。狄希陳又要收拾上京坐監。置辦衣裳。整頓行李。狄員外不放心。教他獨去。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選定了日子。要同狄希陳往關帝君廟許一愿心。望路上往回保護。狄員外起來。梳洗已畢。去喚狄希陳。還正在南柯做夢。聽見父親喚他。想起要到廟中許愿。匆匆起來。連忙穿衣梳洗。跟了父親。同往關廟許了愿心。忽然想起孫蘭姬的眠鞋。因起來忙迫。遺在床裏邊褥子底下。不會帶在身旁。恐怕被素姐簡搜得着。這與那汗巾。又是不相同。無可推托。其禍不小。面上失了顏色。身上吊了魂靈。兩步躩成一步。撇了父親。一頭奔到房內。誰知素姐到還不會搜得。正在那裏洗臉。狄希陳止該相機而行。待時而動。等他或是回頭。或是轉背。有多少的東西。弄不到腰裏。誰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。另是一個張智。人都不曉得這個訣竅。只說那番子手慣拿拿賊。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賊的。

聲名久聞於外。那賊一見了他，自己先失魂喪智，舉止倉惶。這有甚麼難認。那狄希陳心裏先有了這件虧心的事，日夜懷着鬼胎，惟恐素姐得了真贓，禍機不測。他就合那失了元寶，在馮商客店裏的一般。沒魂失措，也不管素姐見與不見，跑進房來，走到床邊，從床裏褥子底下，見了那個白綾小包，依舊還在，就如得了命的一般。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臉，獸獸的站住了看。他却將那包兒掛在褲襠裏面，奪門而出。素姐攔住房門，舉起右手，望着狄希陳左邊腮頰盡力一掌，打了呼餅似的一個煖紫帶青的傷痕。又將左手在狄希陳額子上一叉，把狄希陳仰面朝天，叉了個東床坦腹，口裏還說你是甚麼，你敢不與我看。我敢這一會子立劈了你。狄希陳還待支吾，素姐跑到跟前，從腰間抽開他的褲子，掏出那個包來。素姐手裏捏了兩捏，說道：古怪，這軟骨農的是甚麼東西，旋即解將開來，却是一件物事，有首西江月，單道這件東西。

絳色紅綢作面，裏加白緞爲幫。裁毡裁底軟如棉，鎖口翠藍絲線。猛着蓮彎窄短，細觀笋末尖纖。嫦娥換着晚登壇，攔在吳剛肩上。

素姐紫青了面皮，睜圓了怪眼，稱說：怪道你撞見了番子手似的，原來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來了。這要你娘知道，說甚麼不合那汗巾子似的。又說是他的小玉蘭，你把這鞋拿給他的娘看去。你說你知否？不見了他的鞋，又賠了他這鞋了。你要不這們說，我打歪你那嘴。小玉蘭道：我這們說，奶奶打我可哩。素姐叫喚着說道：他爲甚麼就打你。他使了幾個錢買的你，他打你。小玉蘭說：姑娘哄我哩。奶奶沒有打姑娘呀。素姐自己拿着那鞋，撓着頭，又着褲，走到狄婆子門口，把往屋裏一擦，口裏說道：這又是你賠他的鞋，這不是你看一定是合汗巾子一日賠的。狄婆子叫了頭拾起來，接在手裏，仔細看了看，說道：這不知是那個養漢老婆的鞋。你叫他休

胡說。素姐道：汗巾子說是你的鞋，又是養漢老婆的了。一件虛，百件虛，一件實，百件實，是養漢老婆的，都是養漢老婆的，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這鞋又不認了。素姐這高聲說道：雖是隔着一個院落，狄老婆子句句聽得甚真。他又口裏罵着婆婆比較那狄希陳，就像禁子臨晚點賊的一般，逼拷的鬼哭狼號。狄婆子聽見疼的那柔腸，像刀攪一樣。說道：小陳哥他沒的細着你哩，你奪門跑不出來麼？狄希陳說：娘來看看不的麼？我怎麼跑呀？狄員外道：你看他看去，把個孩子怎麼樣處制着哩？有這們混帳孩子，死心蹋地的受他折墮哩。老狄婆子悄悄說道：你不知道，我也就數是天上第一第二的老婆了。天下沒有該我怕的，或只見了他口裏粧得好漢，強着說話，這身上不由的寒毛支煞，心裏怯怯的正說着，又聽見狄希陳怪叫喚說：娘你不快來救我麼？老狄婆子只得走進房去，只見一根挑紅鸞帶，一頭拴着床脚，一頭拴着狄希陳的腿。素姐擎着兩個納鞋底的大針，望着狄希陳審問一會，使針扎刺一會，叫他招稱。狄婆子見了，望着狄希陳臉上使涎沫碎了一口，說道：呸！見世報。志八羔子，做了強盜麼？受人這們逼拷，嫖來是養漢老婆的鞋。漢子嫖老婆犯法麼？一邊拿過桌上的剪子，把那根鸞帶攔腰剪斷，往外推着。狄希陳說道：沒帳，咱還有幾頃地哩。我賣兩頃你嫖，問不出連針踹的罪來。素姐指着狄希陳道：你只敢出去，我要那一步兒，我改了姓薛。狄希陳站着，甚麼是敢動氣的？狄婆子掙掙的，搯着頸子往外只一類。素姐還連聲說道：你敢去，你敢去，就再不消進來。狄希陳雖被他娘推在房門之外，靠了門框，就如使了定身法的一般，敢移一步麼？狄老婆子拉着他的手，說道：你去，由他拚着我的老命。合他對子，活到一百待殺肉吃哩。這狄希陳走一步，回一回頭，戀戀不捨，甚麼是肯與他娘爭點氣兒？素姐見狄希陳教他娘拉的去，也不免的張天師忘了咒符，也不靈了。罵道：這樣有老子生，沒老子管的東西。我待不見哩。

一個孩子。任着他養女吊婦的。弄的那鬼說那踢天弄井。待怎麼又沒瞎了眼。又沒聾着耳朵。憑着他不管一管兒。別人看拉不上。管管兒還說不是。要是那會做大的們的。還該說這兒大不由爺的種子。虧不盡了得這媳婦子的。却這要不是他。誰是管得他的。說這們句公道話。人也甘心。是不是護在頭裏。生生的拿着養漢老婆的汗巾子。我查查。查查。認了說是他的。連個養漢老婆也就情願認在自家身上哩。這要不是雙小鞋。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頭去。他待不說是他的哩麼。兒幹的這歪營生。都攬在身上。到明日閨女屋裏。拿出孤老來。待不也說是自家哩。槽頭買馬看母子。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。我還有好幾頃地哩。賣兩頃給他。你能有幾頃地。能賣幾個兩頃。只怕沒的賣了。這兩把老骨頭還叫他撒了哩。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。只沒賣了妹子嫖了。也是不可知的。你奪了他去呀。怎麼日子樹葉兒似的多哩。只別撞在我手裏。我可不要零碎便針鈔他哩。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。我沒見天下餓殺了多少寡婦。老婆。我還不守他娘那寡哩。素姐這大發小發。老狄婆子那一句不會聽見。氣的像癩蛤蟆一般。嚶嚶兒的嘔氣。只說我要這命換鹽吃麼。我合他對了罷。狄員外只說你好鞋不踏臭屎。你只當他心風了。你理他做甚麼。虧了李姑子親口對着你說的。這要對着別人說。你也不信。你氣的這們等的。咱可怎麼樣。狄婆子道。咱千萬是爲孩子。看來這孩子在他手裏。像後娘似的也逃不出命來。狄員外道。這眼下只得往京去哩。且教他躲一日是一日的。天老爺。可憐見小陳哥還完了他那些棒債。他好了也不可知的。從此一日。狄希陳就沒敢往他屋裏去。在他娘的外間裏睡。只恐怕素姐還像那一遭似的。暗來放火。爺兒三個輪替着醒了防他。還怕他等爺兒們去了。有甚惡意。狄員外又到關帝廟裏求了一籤。那籤上說道。

憶昔蘭房分半釵。而今忽把信音乖。痴心指望成連理。到底誰知事不諧。

狄員外雖是求了聖籤。又解不出是甚麼意味。好生按捺不下。素姐又在屋裏不住口的咒念。狄員外兩口子。只推不會聽見。收拾行李停妥。單等吉日起身。薛教授先兩日前治了餠饌。擺了桌盒。同了兩個兒子。來與狄員外爺兒兩個送行。素姐知道。就罵他爹。說他爹是老忘八老燒骨。捨的把個女兒。推在火坑裏。瞎了眼。尋這們個女婿。還虧他有臉往這裏來。狄員外又只推聽不見。慌忙叫人掃地。擺桌子定菜。接待薛教授爺兒三個吃過茶。薛如兼進去後邊。見了丈母。都沒往後邊去看素姐。外邊上了坐。坐到掌燈時分散了。次日狄員外還叫狄希陳去辭他丈母丈人。狄希陳到了薛家。薛教授會裏去了。止見了薛夫人。叫薛如卞弟兄兩個留狄希陳吃飯。狄希陳把汗巾睡鞋的事。從頭對着兩個舅子告訴。把素姐打罵的事。也對兩個舅子說了。薛如卞說。這是你前生遭際。沒奈何忍受罷了。昨日送盒子的去說。他連爹都罵了。這不是中了心風麼。不然。俺爲甚麼不到後頭看看。吃了酒飯。狄希陳辭了回家。過了一宿。清早起來吃了飯。備完了行李。同了狄員外辭了家堂。合老狄婆子。待要起身。狄員外叫狄希陳進屋裏。與你媳婦兒說聲。狄希陳果然往屋裏。對素姐作了一個揖。說道。我合爹起身哩。素姐身也沒動。說道。你這是辭了路。再不回頭了。要是撞見強人。割了一千塊子。你必的托個靈夢與我。我好穿着大紅嫁人家。狄希陳聽他咒罵。眉也沒敢皺一皺。出來了。却好薛教授爺兒們都來看送起身。又送了三兩贖儀。作別起身。同去的是狄賓梁。狄希陳。狄周。尤廚子。四個。不說狄希陳上京坐監。却說薛夫人。次日要接素姐回家。薛教授道。你接這禍害來家。待怎麼。薛夫人道。你好平心。既知他是禍害。只該教別人受他的麼。女婿沒在家裏。接了他回來好。薛教授道。你教他回來。只別教他見我。龍氏聽見。罵說老

天殺的。我待不看他哩。薛教授問說。姓龍的說甚麼。薛夫人道。他沒說甚麼。混過去了。差了薛三槐娘子。接了素姐。跟了小玉蘭回家。到了背地裏。小玉蘭把狄希陳那汗巾子合鞋的事。從頭告訴。又說素姐拿着納底的針。渾身踉他姐夫。拿帶子拴着腿。又不許他跑了。又說俺奶奶到明日。閨女屋裏拿出孤老來。也認是自家的。薛夫人聽的氣的要死。只不教薛教授知道。過了兩日。薛夫人因狄員外合女婿不在。治了酒席。去看望狄婆子。只自己去了。也沒教素姐同去。兩親家婆合巧姐。請了崔近塘娘子來陪。倒喜歡說笑了一日。狄婆子也沒對着提素姐一個字。管待的薛夫人去了。崖近塘娘子沒往家去。再說這明水村裏。有一個老學究。號是張養沖。兩個兒子。兩房媳婦。家中也聊且過的。兒子合媳婦都肯孝順。鄉里中也甚是稱揚。張養沖得病臥床。兩個兒子。外邊迎醫問卜。許願求神。兩個媳婦在家煎茶熬藥。遞飯烹湯。服事了兩三個月。絕無抱怨之心。張養沖死了。儘了貧家的力量。備了喪儀。出過了殯。這兩個兒子。一個在家中照管個客店。一個在田中照管幾畝莊田。單着兩個媳婦在家管顧婆婆。若是這妯娌兩個。也像別人家唆漢子。纂舌頭。攪家合氣。你就每日三牲五鼎。錦繡綾羅。供養那婆婆。那老人家心裏。不自然說那衣裳齊整。飲食豐腴。成何事幹。偏是這妯娌兩個。一個叫是楊四姑。一個叫是王三姐。本是兩家異姓偶合。將來說那一姪同胞的姊妹。更是不同你恭我敬。戮力同心。立紀把家。守苦做活。已是叫公婆甚為歡喜。再兼之兒子孝順。這公婆豈不就是神仙。因公公亡故。婆婆刺下孤身。這兩房媳婦。輪流在婆婆房中作伴。每人十日。周而復始。冬裏與婆婆烘被窩。烤衣服。篋頭修脚。拿虱子。捉臭蟲。走動攙扶。坐臥看視。夏裏抹席掃床。驅蚊打扇。曲盡其誠。自己也有二畝多的稻地。遇着收成。一年也有二石大米。兩個媳婦。自己上碾。碾得那米極其精細。單與翁婆食用。稻池有魚。每年園裏也養三四個猪。

冬裏做了醃臘，自己醃的鴨蛋，抱的鷄雞，兩個老人家雖是貧生夫婦，竟是文王手下食肉的耆民。凡遇磨麥，先將上號的白麵起來，另與公婆食用。妯娌兩個，每人偷了工夫喂蠶，每年或夥織生絹三疋，或各織兩疋，與公婆穿着。雖無紗羅綢緞，穿在身上，又通似文王手裏衣帛的老人。後來兩個媳婦侍奉婆婆，更是用心加意。後來婆婆得了老病，不能動履，穿衣喂飯，纏腳洗臉，梳頭解手，通是這兩個媳婦料理嬰兒的一般。婆婆的老病漸次沉重，飯食減少。妯娌兩個商議，說要割股療親，可以回生起死。妯娌兩個吃了素，禱告了天地，許了冬月穿單，長齋念佛。每人俱在左股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合攏作了一鍋羹湯，瞞了婆婆，只說是猪肉。婆婆吃在肚內，覺得鮮美有味，開了胃口，漸漸吃得飯下。雖然不能起床，從新又活了一年零八個月。直至七十八歲身亡。這兒子媳婦倒不像婆婆是壽命考終，恰像是誰屈了死他的一般，哭得個發昏致命。一個按院姓馮，名禮會。巡歷將完，例應保舉那孝子順孫義夫節婦。他說這四樣人，原是天地間的靈根，正氣復命表揚，原為培植網常，振起名教，鼓舞庸愚。近來世道沒有了清議，人心沒有了是非，把這四樣真人，都被那些無非無刺的鄉愚，有錢有力的勢要，作奸犯法的衙胥，罵街撒潑的搯拉，佔定了朝廷的懿典，玷辱了朝廷的名器。他行了文書下去，他說這四樣人，不要在勢宦富貴之家尋覓，一來這富貴的人，凡百俱求無不得，只少一個美名，極力賞緣，不難倖致。第二件這富貴之家，孝順節義，處在這等順境，這四件是他應為之事，行得這四件，方纔叫得是人。這四件事，做不來，便不是人了。惟是那耳目不會聞見詩書處的，俱是那窮愁拂鬱的逆境，不為習俗所移，不為貧窮所誣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有能孝親順祖，易色殉夫，這正是真正孝子順孫義夫節婦，方可上疏舉他。既是一個按院，要着實舉行。這諾司也不敢不奉行，惟力節次行將下來，當不得那末流之會，也無甚奇節。

異行之人。這張大張二也。將就當得起個孝子。這楊氏王氏也。庶幾稱得起個孝婦。街鄰公舉里約。推開報了上去。巡察了下來。再那裏還有出其右者。縣裏具文回府。府裏具文回道。學道詳了按臺。按臺上了本。旨意下了禮部。禮部覆過了疏。奉了旨。將張大名喚張其猷。並妻楊氏。張二名喚張其美。並妻王氏。俱着撫按建坊旌表。每人歲給穀三石。布二疋。棉花六斤。直待終身而後已。按院奉了旨意。勘合行到繡江縣來。依了旨意。原該建兩個牌坊纔是。縣裏說。張其猷張其美。原是同胞兄弟。這楊氏王氏。又是嫡親妯娌。希圖省事。只蓋一座牌坊。列了男婦四個的名字。不料按院正重其事。復行該縣。務要遵旨。各自建坊。興工動土。堅柱立樑。俱要縣官自己親臨。不得令衙役苟且完事。於是縣官仰承上司的美意。在通衢鬧市所在。選擇了地基。備辦磚石。採取木料。鳩撥匠人。擇了吉日。起工。縣官親來破土。又親自上梁。這明水離縣治四十里路。一個縣官親臨其地。就如天神下降一般。轟動了闔鎮士夫奔走。滿村百姓。地方除道搭棚。鄉約鋪氈結綵。明水鎮住的鄉紳舉監秀才耆老。都穿了吉服衣巾。先在興工處所迎接。陪奉縣官。張其猷張其美。都奉旨給了孝子衣巾。儒巾皂服。甚是軒昂。須臾縣官將到。鼓樂齊鳴。彩旗揚拽。縣官下了轎。到拜位處。禮生贊拜行禮。禮畢。移就棚內。與衆紳衿士民相見。張其猷兄弟。庭參致謝。縣官相待殊優。此日不特本鎮的男女。傾國而觀。就是一二十里鄰莊婦女。沒有一個不癩癩搔搔。短短長長。都來聚觀感事。豈是致得那些漢子老婆。有平日不孝忤逆父母。頂觸公婆的。鼓動善心。立心更要學好。就是有那不聽父母教訓。私妻向子的頑民。不知公姑名分。毆公罵婆的悍婦。再沒有不心痛改前非。立心學好。所以這做官的人。要百姓移風易俗。去惡歸良。合在那鼓舞感化。薛教授那日。雖是個流寓鄉宦。也穿了吉服。俱在有事之中。看得這般感舉。又見沒有不來看的婦人。且是這建坊的所在。

正是相棟宇的門前。連忙差薛三省回家。叫請薛夫人同了素姐同薛如下娘子連氏都到相家。看那建坊的齊整。薛夫人道：「這人家蓋座牌坊。有甚好看。却教帶了少女嫩婦的。往人家去呢。蓋什麼牌坊。轟動得這們等的。」薛三省說是張相公的兩兄弟。舉了孝子。兩個媳婦。爲他婆婆病。割股救治。都舉了孝婦。奉了朝廷旨意。叫官與他蓋造牌坊哩。薛夫人會得薛教授的主意。遂改口說道：「素姐。你快收拾。咱娘兒三個都看看來。」素姐說：「你兩個去。我是不去的。」薛夫人道：「你爹的意。教人來接咱。咱爲甚麼不去。」素姐說：「這意思來混我麼。我伶俐多着哩。我也做不成那孝婦。我也看不了那牌坊。我就有肉。情願割給狗吃。我也做不成那股湯。精扯燥淡。佯佯不理。走開去了。」薛教授回家問那不去的緣故。薛夫人把素姐的話學了一遍。薛教授長歎一聲。點了兩點頭。往屋裏去了。龍氏在旁說道：「這沒要緊的話。不對他學也罷了。緊有駿拉不上。又挑頭子。薛夫人道：「這怎麼是挑頭子。駿拉他不上。誰怎麼他來怪不的說你教壞了孩子呢。」薛教授正沒好氣。瞪着一雙眼。走出房來。龍氏抬頭看了一看。見不是風犯低着頭。扭着肩膀。往廚屋只一鑽。薛教授瞪了一會子眼。說道：「便宜了這私窠子。踢頓腳給他。」

第二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網打

再說這晁家七個族人。單只有一個晁近仁。爲人也還忠厚。行事也還有些良心。當初衆人打搶晁夫人的家事時候。惟他不甚作業。無奈衆人強他上道。他只得也跟了衆人。一同鬧開。後人便不能洗出青紅皂白。被徐縣公拿到街上。也與衆人一般重責了三十。爲這件事。人多替他稱屈。議論這徐縣公這樣一個好官也。

有問屈了事的。看官聽說，若當日衆人要去打搶的時候，這晁近仁能拏出一段天理人心的議論，止住了衆人的邪謀。這是第一等好人了。料想說他不聽，任憑他們去做。你靜座在家，看他們像螃蟹一般的橫跑。這是第二等好人了。再其次你看他們鵝蚌相持，爭得來時，怕沒有了你的一分麼。這雖不是甚麼好人，也還強如衆人毒狠。既衆人去打你，也跟在裏頭。衆人去搶，你也都在事內。你雖口裏不會說甚主謀，心裏也還有些忸怩。縣官只見你同在那裏搶劫，焉得不與衆人同打。這教是縣官屈打了他。這樣沒主意，隨波逐浪的人，不打他，打那個。只是他另有一段好處。那七個族人，晁夫人都分了五十畝地，五兩銀子，五石糧食。那六個人起初乍聞了，未免有些感激，漸漸過了些時，看得就如他應得的一般。再過幾時，那蛆心狡肚，嫉妒肺腸，依然不改。那魏三出名冒認，豈曰無因。恨不得晁夫人家生出甚麼事來。幸災樂禍，冷眼溜冰。但只這些歪慳心腸。晁近仁一些也沒有。但是晁夫人托他做些事件，他竭力盡心，絕不肯有甚苟且。那一年托他煮粥糴米，振濟貧人。他沒有一毫欺瞞夾帳。若論晁家的好人，也便只有他一個。他原起自己也有十餘畝地，衣食也是不缺的。這樣一個小主，怎禁得這五十畝地的接濟。若止有了五十畝地，沒有本錢去種。這也是拿了銀碗討飯。晁夫人除了這地土以外，要工錢，有了五兩的銀，要吃飯，有了五石糧食。那爲人又是好些的。老天又肯暗中保護，地畝都有收成。這幾年來成了一個小小的富家，收拾了一所不大的潔淨房，緊用的家生件物，都也粗備。雖然粗布，却也豐衣。雖不羅列，却也足食。只是年過四十，膝下却無男女。一日對着老婆說道：咱當初也生過幾個孩兒，因你無有乳食，不過三朝，都把與人家養活。如今都也長成，咱看人家有了兒子的，將咱的兒子要回一個來罷。老婆接道：你就說的不是了。人家從三朝養活起來，費了多少辛勤哩。你白白奪來，心上也過去的麼。

我想給你娶個妾也罷。晁近仁道：娶妾可是容易的事。一來恐怕言差語錯，傷了咱夫妻和氣。二來咱老了，丟下少女嫩婦，誰照管他。不如將兄弟晁爲仁的兒子，過繼一個罷。猶子比兒，這能差甚麼。定了這個主意，把那娶妾生子的事，都擦在一邊去了。誰知好人不長壽，這晁近仁剛剛活到四十九歲，得了個暴病身亡。那晁爲仁是他的嫡堂之弟，平素也不是甚麼好人，撒刁放潑，也算得個無所不爲。晁近仁生前說要過繼他兒子，豈不是名正言順的事。誰知晁思才合晁無晏這兩個歪人，他也不合你論支派的遠近，也不合你論事的應該。晁無晏依恃了自己的廢惡，伏托了晁思才是個族尊，如狼負狽，倡言晁近仁沒有兒子，遺下的產業，應該合族均分。晁爲仁到了這個田地，小歪人怕了大歪人，便也不敢在晁無晏晁思才的手裏展爪。請了晁夫人來到。晁夫人主意要將晁爲仁第二的兒子小長住，過嗣與晁近仁爲子。晁無晏向着晁思才出來嚷鬧，不許小長住過繼。必要分他的絕產，狠命與晁夫人頂觸。晁夫人道：老七，論此時你是晁家的叔，我不是晁家的大娘。嬖子麼？事只許你主，不許我主麼？這晁近仁的家事，是誰家的？我的地與晁近仁，若晁近仁活着，晁近仁承管。晁近仁死了，沒有兒，我與晁近仁的老婆種。既是你們不教晁近仁的老婆種了，我該收了這地回去。你們憑着甚麼分得這地？就是這地不干我事，都是晁近仁自己的地，放着晁爲仁親叔伯兄弟，你們山核桃差着一格子哩。老七，我再問你：你今年七十多的人了，你有幾個兒？你有幾個閨女？你是個有意思的人，見了這們的事，該回頭，該讚嘆，可該拿出那做大的體段，來給人幹好事。纔是你做族長的道理。沒要聽人挑，挑出來做硬證子待怎麼。依着我說，你只保守着沒人分你的就好了。再別要指望別人的。晁思才聽說完了，痛哭起來。嫂子說的好話，我真在夢中。我是爲兒是爲女幹這們營生，替人做鼻子頭。列位我回家去哩。這晁近仁的家

當欲分與不分嗣尚與不與我從此不管。再別要向着我提一個字。又望着晁夫人作了兩個揖。說道：「嫂子上。多謝良言教誨。我晁思才如夢初醒。說完抽身回去。這其餘的族人見晁思才去了。稍瓜打驢去了半截。十分裏頭。敗了九分九釐的高興。晁無晏起初還是挑出晁思才來做惡人。他於中取事。今晁思才被晁夫人一頓楚歌。吹得去了。衆人沒了晁思才。也就行不將去了。陸續溜抽了開交。晁無晏只得拿出自己的本領。單刀直入。千里獨行。明說不許過繼。若必欲過嗣。也要把自己的。一個獨子小璉哥。同小長住並過。若止叫小長住。就叫晁近仁的地。與他二十畝。城裏的住房。都挪出與他。翻江擲海的作亂。晁思才已是去了。其餘的族人都退了邪神。晁爲仁也不敢把兒子出嗣。獨自逼了晁近仁的二十五畝地。佔住了兩座房。搶了許多家伙。洋洋得意。添了地土。多打了糧食。鮮衣美饌。他看得那八洞神仙。也不似他守妻抱子的快活。那晁近仁的老婆。一個寡婦。種那三十多畝地。便是有人照管。沒人瑣碎。這過日子也是難的。這晁爲仁平素原不是個輕財好義之士。一些也不會得了晁近仁的利路。爲甚麼還肯替他照管。一來怕晁無晏計較。不敢替他照管。二來晁無晏亦不許他去照管。要坐看晁近仁娘子守寡不住。望他嫁人。希圖全得他的家產。合他緊鄰了地段。耕種的時候。把晁近仁的地土。一步一步的侵占了開去。遇凡有水。把他的地掘了溝。把水放將過去。遇着旱。把自己的地掘了溝。把水行將過來。遇着蝗蟲。俱趕在他的地內。自己地內的過路。都挑掘斷了。改在晁近仁地內行走。又將自己地內。凡是晁近仁必由之處。或密種了樹。或深掘了壕。叫他遠遠的遶轉。通同了里老書手。與他增上錢糧。僉撥馬戶。審派收頭。別要說這寡婦。就是銅頭鐵腦。虎眼金睛。也當不起這八卦爐中的煨煉。今日二畝。明日三畝。或是幾斗雜糧。高抬時價。或是幾錢銀子。多算了利錢。不上二年。把一個晁寡婦弄得精光。

虧了一個好人。起先原養活晁近仁的兒子。後來自己又生兩個兒子。此時憐念晁寡婦孤苦無依。遂養活了這個老者。這晁無晏在順風順水的所在。扯了滿蓬。行得如飛的一般快跑。家中有個絕大的犍牛。正在那裏耕地。倒下不肯起來。打了幾鞭。當時絕氣。抬到家中。剝了皮。煮熱了肉。家裏也吃。外邊也賣。別個吃肉的都不見利害。偏他的媳婦孫氏。左手心裏長起一個疔瘡。百方救治。剛得三日。嗚呼尚饗了。草草的出了殯。剛過了三七。另娶了一個郭氏。這郭氏年紀三十以上。是一個京軍奚篤的老婆。漢子上班赴京。死在京裏。這郭氏領了九歲的一個兒子小葛條。一個七歲女兒小嬌姐。還夾了一個屁股。搭拉着兩個醜爛頭。嫁了晁無晏。這晁無晏只見他東瓜似的。搽了一臉土粉。抹了一嘴紅土胭脂。滴溜拉拉的使了一頭棉褲油。散披倒掛的梳了個雁尾。使青棉花線擦着。纏了一雙長長大大小脚。扭着一個搖搖顫顫的狗骨願。晁無晏睜眼見了瓜皮。撲着就啃。眼看着晁無晏上眼皮不離了眼皮。打盹磕睡。漸漸的加上打呵欠。又漸加上顏色青黃。再漸加上形容黑瘦。加上吐痰加上咳嗽。漸漸的痰變爲血。咳變成喘。起先好坐怕走。漸漸的好睡怕坐。後來睡了不肯起來。起初怕見吃飯。只好吃藥。後來連藥也怕見吃了。秧秧踉踉的也還待了幾個月。一交放倒。睡在床上。從此便再扶不起。吃藥不效。禱告無靈。閻王差人下了速帖。又差了邀了一遭。他料得這席酒辭他不脫。打點了要去赴席。這時小璉哥纔到八歲。曉得甚麼事體。這郭氏見了晁無晏故意的把眼揉兩揉。揉得兩眼通紅。說道。天地間的人誰就沒個病痛。時來暫去。自然是沒事的。但我疼愛的你緊。不由的這心裏只是害怕。晁無晏道。癱勞氣蟲噎。閻王請到的客。這勞疾甚麼指望有好的日子。怕只一時間擱撓不及。甚麼衣裳之類。你替我怎麼算計。甚麼木頭。也該替我預備。你別要忽略了。我活了四十多年紀。一生也沒有受凍受餓的事。這二

年得了晁近仁的這些產業。越發手裏方便。過的是快樂日子。又娶了你一表的人材的個人。沒得多受用幾年。氣他不過。最放不下的。七爺七八十了。待得幾時老頭子伸了腿。他那家事。十停得的八停子給我。我要沒了這股財帛。是瞎了的。你孤兒寡婦的。誰還作你。只是可惜了的。我合你做夫婦。雖是不久。那恩愛比幾十年的還自不同。我這病也生生是愛你愛出來的。咱雖無千萬貫的家財。你要肯守着吃。也還夠你娘兒四五個吃的哩。你看着我平日恩情。你將這幾個孩子過罷。也不消另嫁人了。我還有句話合你說。不知你聽我不聽我。郭氏道。你休說是囑咐的話。我沒有不聽的。你就是放下個屁在這裏。我也使手擎着你的。你但說我聽。晁無晏道。我一生只有這點子兒。你是自然看顧他的。我是不消囑咐。我意思待把小嬌姐與小璉哥。做了媳婦。你娘兒們一窩兒一塊的好過。我也放心。不知你意下如何。郭氏道。這事極好。人家多有做的。我就依你們做。小璉哥今年已八歲了。只等他交了十六歲。我就叫小嬌姐合他圓房。小葛條打發他回奚家去。晁無晏道。你說的是甚麼話。你的兒就是我的兒。我的兒就是你的兒。咱養活養多少哩。休叫他回去替他娶親。守着你住。沒有多了的。郭氏嘆道。說那裏話。他小我沒奈何的。帶了他來。他是咱晁家甚麼人。叫他在晁家住着。咱晁家的人。也不是好惹的。晁無晏道。這倒沒帳。老七雖是有些扎手。這七十六七歲的老頭子。也老和尚丟了拐。能說不能行了。我倒還有句話囑咐你。若老七還待得幾年。這小璉哥不又大些了。我的兒也不賴的。他自然會去搶東西。分絕產。這是不消說了。要是老七死的早。小璉哥還小。你可將着他到那裏。搶就合他們搶。分就合他們分。打就合他們打。那幾個殘溜漢子老婆。都是幾個傻膿唾血的攪包。不消怕他的。其次就是宅裏三奶奶。這不也往八十裏數的人了。要是老人家沒了。這也是咱的一大股子買賣。只是他丈人姜鄉宦扎手。

就是姜鄉宦沒了他兩個兒子。也不是好惹的。這個你別要冒失。見景生情的。晁邦邦那一年借了趙平陽的二十兩銀子。本利都已完了。我是中人。文契我收着在皮匣子裏頭哩。他問我要。我說趙平陽把你的文契不見了我另教人寫了個收帖給他。沒給他文契。待我沒了。你去取利。你說趙平陽着人來說你取了他二十兩本錢。這六七年本利沒還一個。說俺是中人。他待告狀哩。你要肯給俺幾兩銀子。俺到官只推不知。你要不給俺幾兩銀子。俺就證着說取銀子是實。俺漢子是中人。他爲俺漢子沒了。要賴他的。晁邦邦是個小胆的。他一定害怕。極少也給咱十來兩銀。若是晁邦邦嚇他不動。你可到趙平陽家。你說晁邦邦那年取銀子的文契。俺家收着哩。你有本事問他要的出來。俺和你平使四六也罷。你休要忘了。晁無晏正說着。把手推了兩下子。嚷說道。老天。只叫我晁二。再又五年還幹多少的要緊事。替小璉哥還掙好些家當。天老爺不待看顧眼兒。罷了罷了。郭氏道。你有話再陸續說罷。看使着你你說的話。我牢牢的記着。要違背了一點兒。只叫碗口大的冰電打破腦袋。晁無晏果然也就不說了。過了一宿。睡到天明。就啞了喉嚨。一日甚於一日。後來說的一個字也聽不出了。睡了幾日。閻王又差了人來請了。晁無晏像牛似的叫了幾聲。跟的差人去了。郭氏也免不了號叫了一場。與他穿了幾件隨身的粗布衣裳。新做了一件素花布道袍。月白布棉褲。藍梭布襖。都不會與他裝裹。使了二兩一錢銀。買了二塊松木。使了五百工錢。包做了一口薄薄棺材。放了三日。穿心杠子抬到墳上。葬埋。合族的男婦。都因晁夫人自來送殯。別人都不好不來。晁思才見得出殯甚是苟簡。棺木甚是不堪。抱了不平。說道。小二官也爲了一場人。家裏也儘成個家事。連十兩銀的棺材也買不起了。一個經也不念。紙牋也不做幾首。鼓吹也不叫幾名。拉死狗的一般。這姓郭的奴才。安着甚麼心腸。好不好我擗頓毛給你。俺孫子兒沒